

重整性道德

何春蕙

自命是「消毒水」的現有性道德捍衛者，從不會考量當事人的情慾人權及選擇，只一味高舉婚姻的神聖地位，反對一切婚外性行為（當然包括青少年的婚前性），說是婚外性會導致各種嚴重的「惡果」。

情慾解放運動挑戰的正是這種惡果論及其背後所包含的社會壓迫與歧視。目前的婚內性並未能免於疾病、墮胎、遺棄、暴力、心理傷害等等所謂婚外性會有的「惡果」，可是我們的社會卻為婚內性提供支援系統及道德上的正當性，而對婚外性百般抹黑，時刻施壓。我們要問的是：這種偏袒不公的性道德在眼下的情慾現實中還站得住腳嗎？

情慾解放運動更要進一步問：婚內婚外性一樣會有的各種「惡果」是必然出現的，還是一個全力壓抑青少年和女人的父權文化的特有產物？

面對這些挑戰，捍衛現有性道德的性醫學和性教育人士，除了重彈老調和道德恐嚇之外，好像還提不出什麼新的論點。而且，父權性道德雖然為青

少年和女人製造了最大的壓抑和限制，剝奪了他們的情慾人權，然而一旦有情慾異議的聲音出現，父權性道德便立刻以青少年和女人的保護者自居，說什麼她們會被「誤導」而「偏差」，「享一時樂，飲終身之恨」，而且，「收拾善後的是父母親、張老師、生命線、醫師、未婚媽媽之家等等，耗費的則是廣大的社會資源。」

讓我在這裡一次說明什麼才是「正的「誤導」、「偏差」或需要「善後」的事情。

性醫學與性教育者不斷告訴我們的青少年一大堆生理名詞，向他們宣示各種和性相關的責任、危險、疾病，以及一些抽象空洞的字眼（如尊重、愛惜、執著、真情等等），這些說法不但沒有為青少年身上強大急迫的情慾需求與衝動提供肯定的、正面的宣洩，反而使得他們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抱持極大的焦慮和恐慌，更使得那些尋求性愉悅的青少年深受罪惡感與矛盾心理之苦。其所形成的怯弱人格或猛爆行為要由誰來「善後」？

所謂的輔導和教育從來只教青少年忍，忍到結婚；只教青少年等，等到「成熟」；以為只要是成了人，結了婚，性就「自然」會美好。這種「誤

導」的惡果已經在眾多無奈僵滯的夫妻關係中浮現，更迫使青少年在極其惡劣而且毫無後援的狀況下進行品質惡劣的情慾探索。

而且，醫學與性教育者對於青少年的性所持的負面壓抑態度，已經傳達了譴責與恐嚇，塑造了青少年脆弱和焦慮的性心理結構，也必然會侵蝕青少年未來面性事時坦然的態度與享受情慾的能力。這種「偏差」將為未來的性醫學和性治療創造出無數的病例，為我們的社會製造一個個體質不良的家庭。

「享一時之樂，飲終身之恨」不是青少年男女的「錯誤」所帶來的後果，而是我們這個對情慾過度打壓，對性事多所禁諱的文化為懲罰越界的男女所設立的「報應制度」。如果醫學和性教育人士真的關心青少年男女的福祉，那麼他們要努力的不是警惕青少年「一時之樂，飲終身之恨」，而是積極改造我們的性道德和性文化，促進婚外性與婚內性平等，青少年與成人平等，男人與女人平等，更讓每一次的「一時之樂」都能促進「終身之樂」。

我在《豪爽女人》中已經對現有的性道德及其偏見提出了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性別的整體分析，並說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擺脫性別歧視、

鬆動性壓抑、淡化婚姻規範、以積極營造愉悅為目標的性文化改造運動。這同時也是一個重整道德和權力分配的運動，希望以平權多元的人本性道德取代壓抑女人和青少年的壓迫性道德。

如果有人要質疑這樣一個道德重整運動，那麼他必須針對我已經提出的各層社會文化分析提出辯駁；他必須迎戰我對父權的各種情慾雙重標準和性壓抑所提出的嚴正批判；這樣才能深化我們對現有性道德的反省思考。質疑者不能像某些性醫學及性教育人士那樣，只是不斷陳述現有性道德的中心命題，或者覆誦那些大有問題的「正確性知識與性觀念」，如同即將在民主浪潮中失勢的獨裁政客一般，喃喃唸著：「不能解嚴，解嚴之後會天下大亂。」這種唱片跳針式的「性教育」不但沒有正視社會變遷發展以及它對婚姻及人際關係的重塑，更沒有體會 多女人和青少年親身感受的壓抑與痛苦，以及她們迫切渴望一個更公義平權的社會的有聲無聲吶喊。

(1995年4月28日中國時報家庭版)











